

艺谭书籍

一个「外行」欣赏者的名画解读

——读《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

无端

看上去,这不过是一个“外行”评论家所写的艺术随笔。但这位本行是医生,却喜欢游览于世界各地,还总爱走进各地艺术博物馆欣赏名画的作者,写出了比很多专业艺术评论者更富魅力、更能直抵人心的文字。当我们的目光随着他的笔触和书中名画插页游走的时候,我们的思索则和作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字一样,没有终点。

《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是让读者借助斑斓色彩,缤纷画作进入到时光的纵深处,去完成一次思索人类文明兴衰奥秘和生命存在价值的精神游历。书中很多艺术论断没有像一般画论那样纠结于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而是阐释名画之所以成为“名画”的关键——它们为何能战胜时间,至今传递给欣赏者们一份永久的心灵悸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夜间露天咖啡馆》是梵高第一次画出具有漩涡状的星空画面的作品,之后才迎来了惊世绝艳的《星空》。可后者太过玄妙太过迷幻,甚至带点超现实意味,平凡如你我,可能更愿意相信《夜间露天咖啡馆》才是世间一处温馨的可供大家小憩的角落,虽然它也分明像极了一处星际驿站。

真正的艺术,有时候是矛盾的。在该书中,作者较为突兀地提到了一幅现藏于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群山之间》。随后,作者介绍了一个发生在美国拓荒史上的可怕故事:就在画中那山高入云、险峰雄伟的内华达山区,曾有一大批人跋涉经过。他们的本意是迁移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定居,谁料遇到了特大的暴风雪,以致陷入生死困局,并最终诱发了骇人听闻的食尸事件。后来,电影大师卓别林在《淘金记》中通过饿汉吃皮鞋和寻矿人在幻想中要射杀流浪汉的喜剧段落完成了对那段悲剧历史的凭吊。而如果不了解这些故事,你根本没有办法看懂那幅画作的悲怆、震撼和那份“天问”式的凄惘、无奈。

当然,有些画,单纯从表面看,就会让观看者觉得很好,很“像”。凡·戴克的《安特卫普商人》就是如此。这幅举世闻名的肖像画不但有着纤毫毕现的面部细节展现,它还达到了作者所说的“能从一幅画作读出一个时代的”水准。画中那个商人是十七世纪安特卫普的香料商吉斯特先生,腰缠万贯的他彰显出了当时那个新兴阶层——资产阶级的群体特征:精明、自信、理性、讲究平等和契约精神。而彼时的安特卫普,市民阶层通过经商,变得腰包渐鼓,于是都乐于请画家为自己描绘肖像。真心喜欢也好,附庸风雅也罢,总之,他们催生了西方艺术史上生动的一页,那就是荷兰肖像画。

而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那幅《托莱多风景》,则是另一种“逼真”了。这幅画以青绿蓝色为主,色调冷峻,表现的是午后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山雨欲来之时的景况。天空上的片片云朵被充满戾气的阳光断裂成了残碎状;黑影之中,仿佛深藏着叫人感到压迫和威胁的咆哮之声。与其说《托莱多风景》描绘的是一幕人间风光,不如说隐喻了人类对于末世之景的夸张想象,并已经从中醒悟到了自身的孤独与渺小。而这样的作品,我想也只有那位客死于托莱多的西班牙“画圣”埃尔·格列柯才画得出来。

《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叙述的其实是伟大的画家用艺术才华加固和承袭下来的人类情感。鉴于本书作者是个能代表绝大多数普通观画者的“外行”,所以当站立在一幅幅经过岁月的检验后依然能彰显出不朽精神光芒的画作面前,得到最直观的感受时,我们也在审美趋同的情况下,获得了与他相似的观感。

(《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鹭江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新片点击

看影片《大黄蜂》
明黄色世界里的纸短情长

郁妍捷

《大黄蜂》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而且还是属于那种最好懂的爆米花电影——用特效打造出来的激烈打斗场景贯穿整个剧情,却难得做到了张弛有度;故事内容几乎不存在任何悬念或反转,因而影片的整体叙事看起来显得有些老套,但好在故事架构完整。剧情严格按照双主角两条线同时并行的方式进行,又时不时交汇合拢,共同演绎出一段明黄色世界里的悲欢离合。事情的开端可以从银河系外遥远的赛博坦星球战争说起,狂派与博派这两方汽车人之间残酷的战斗,令这片土地成了燃烧着明黄色火焰的焦土。当时还只有简单数字代号的“大黄蜂”临危受命,成为博派汽车人首领擎天柱的先遣队员,撤往地球搭建新的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加州海岸旁的一座小镇里,明黄色的阳光透过树叶照耀在金黄色的沙砾上,也洒在伯恩斯探员和他的小组队员身上。这群正在好端端训练的军人们根本想不到一团莫名其妙的明亮火球即将砸落在自己的头上,更想不到自己有机会见到外星人,还将同它进行一番殊死较量,哪怕这个外星人并不伤害人类。“大黄蜂”估计也想不到,在这个将要用性命守护的星球上,自己不仅没能逃过霸天虎所率领的狂派汽车人的追杀,还遭到了人类军队的猛烈攻击。最后,自己不仅丧失了语言能力,还丧失了全部的记忆,只能变身成一辆黄色的复古大众甲壳虫汽车,蜷缩在废弃的停车场内避难休养,却等来了自己在地球上的第一个人类朋友查莉·沃森。这个还在上高中的小姑娘查莉大概也料想不到,自己的人生会因为一个外星机器人而改变,尽管这份感情太过短暂,但仍然足以影响她的一生。

紧凑的开场一下子明确交代了所有事情的起因,也拉近了影片与观众心理之间的距离。童年里最深刻的“大黄蜂”记忆被丝丝唤醒,让人激动不已。这份感情包含着我终于了解了“大黄蜂”刚开始来到地球时的经历的满足感。

从影片里,我看到“大黄蜂”不再是一个在大英雄擎天柱身边插科打诨、无脑卖萌的符号化角色。这个失去记忆的黄颜色汽车人被查莉唤醒时的最初状态,如同一只受到惊吓的猫猫狗狗,埋着头瑟缩到车库的墙角处。看到查莉拿着扳手跟它打招呼,它一手保护自己的头、一手挡住查莉的动作,就像一个弱者企图得到对手的饶恕。当它逐渐与查莉建立起信任关系,“大黄蜂”的形象也渐渐演化成忠诚的“护卫犬”:它听从查莉的指令而变身,帮助查莉“复仇”,搜索出收音机里的语言安慰查莉,更为了保护查莉不被炮火所伤,不惜自己被抓获。种种行为仿佛都在隐喻,这个机械大块头已经长出了血肉,成为了能陪伴查莉走出困境的贴身守卫。这层羁绊无关乎“大黄蜂”的使命,记忆一片空白的它只是单纯地因为“你救了我,不会伤害我,就是我的朋友”,跟查莉有了共通的情感理解,也为全片披上了一件充满人性温暖的外衣。

然而我喜欢这部电影,还因为女主角查莉·沃森。一如《大黄蜂》不是好莱坞光影流水线上一件完美的工业品一样,女生查莉也不是英雄电影里毫无瑕疵的主角。她所敬爱的亲生父亲早早离开了她,面对改嫁的母亲、共同生活的继父,还有调皮的弟弟欧迪斯,她总是没啥好脸色。她学到了爸爸不少的修车手艺,在汉克叔叔的汽车修理厂里,她的技术遥遥领先。但为了能攒到足够的钱买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查莉不得不在火热的海边,穿着蓝黄条子的连衣裙做服务生,甚至被同学嘲笑欺负。父亲过世后,原本是小镇跳水冠军的她对高台跳水有了很深的恐惧,她以为自己是一个被上天抛弃的孤儿,总有一种落寞的感觉。但我还是喜欢她,不单单是因为她的真实,还因为从查莉与家庭成员的点滴相处中,我更能透过这个“作者式人物”,看到导演承载其中的深深的自我拷问。

作为耐克集团创始人的次子,导演塔拉维斯·奈特也像查莉一样有过一段与家庭分崩离析的日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塔拉维斯甚至单方面宣布与父亲断绝关系,直到亲哥哥过世,难以承受丧子之痛的父亲辞去职务,他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做法,才明白父亲用金钱对自己的支持,其实背后藏着的是深邃到难以启齿的父爱。就像查莉生日时,母亲为了她的安全送给她一顶水仙花牌子的头盔,继父则送了一本畅销书希望查莉能多笑笑。他们虽然没有为查莉出钱买车,但小小的礼物里依然包含着长辈的关爱。后来查莉为了“大黄蜂”能避开伯恩斯探员的追捕玩命逃跑时,是继父开着车载着全家人默默帮助查莉拦住伯恩斯的围追堵截,险些搭上了妻子和儿子的命。查莉终于明白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活着的家人才是她真正需要守护的。

当查莉放开“大黄蜂”的手与它告别,是查莉成长中与自己和解的表现,又何尝不是导演对自己父亲所作所为的理解呢?

艺谭语丝

叙述就是讲述事情的经过,但怎样叙述却很有讲究。有时候所谓“教科书一般的叙述”,恰恰造成了文本个性的模糊,使人产生似曾相识的审美疲倦。试想,多少人熟读了语文教科书,当那些耳熟能详的句型、句式,以及让人记忆深刻的比喻、象征,穿越般地出现在另一个文本的场景里,尽管是零星的、片段的,不构成任何所谓的抄袭,但叙述的独特性、唯一性的“腔调”受到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好的叙述,应该能让读者感受到叙述者来自内心的、无法复制和替代的言语。 司马雪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徐喏
2019年1月13日 星期日 照排余佳维

投稿邮箱:ljz@cmb.com.cn